



漫谈自学小说创作

胡万春 著

漫谈自学小说创作

胡万春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漫谈自学小说创作

Mantan Zixue Xiaoshuo Chuangzuo

胡万春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辽宁省鲁迅美术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118,000 开本: 787×960 $\frac{1}{16}$ 印张: 6 $\frac{3}{4}$

插页: 3

1984年12月第1版

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1,000

责任编辑: 修竹

封面设计: 安今生 责任校对: 唐惠凡

统一书号: 10158·845 定价: 0.95 元

目 录

我怎样学习创作·····	1
一、文学创作是艰苦的劳动	
二、要深入生活，更要认识生活	
三、要创造有个性、有性格的典型人物	
四、关于主题思想的容量	
五、关于题材的提炼	
六、关于文学的语言	
土壤和种子·····	71
——谈我写的《骨肉》	
观察生活的问题·····	86
漫谈自学小说创作·····	101
现实生活决定我的创作·····	108
捕 捉·····	114
——谈人物的肖像描写	
谈作家的职业敏感·····	123
关于艺术想象·····	131
——从《蛙女》的创作谈起	
我写连载小说的感想·····	140
给李希凡同志的一封信·····	149
关于继承传统和民族化问题的一封信·····	159
评点《报酬》的主题与结构·····	168
创作三题·····	175
后 记·····	197

我怎样学习创作

同志们希望我讲一讲自己学习创作的情况。这个问题，我在一九五八年十月，在上海市的文学讲座上已讲过，一九六一年在复旦大学向该校七千多师生也讲过，讲稿已用《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》题目在《萌芽》发表，也出了书。现在同志们提出了新的要求，今天我基本按照过去讲稿的体系，作了一些修改，并补充一些新的认识来讲。我讲的题目是《我怎样学习创作》。打算分以下几点来讲：

一、文学创作是艰苦的劳动

任何人要学会一种专业特长，或者说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特殊才能的人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花出艰苦的劳动。高尔基说：“天才就是劳动”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拿我的例子来说，解放以前我的家庭十分贫困，父亲母亲都是工人，我父亲经常失业，加上我的童年正处在抗日战争中，兵荒马乱，家里根本没有经济力量让我去上学读书。所以，我从小只上过两年学，相当于小学四年级的

水平。我十三岁就去当学徒，十七岁进钢铁厂，从此以后我成为一名钢铁工人了。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的时候，我的文化水平相当低，只能读懂通俗的《劳动报》，写一封信也很勉强。解放初期，上海各个工厂都成立了读报小组，因为那时的工人百分之九十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，只有通过读报组才能使广大的工人了解国内外的时事和党的政策。我最初是工厂里读报组的成员。那时，工人们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，翻身感很强，生产积极性很高，在同样的陈旧落后的轧钢机上，产量成倍地上升。何况，我们工人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，经济上也翻了身，工资收入普遍提高。那时候，广大工人唱起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的歌子是由衷的，万恶的旧社会象恶梦一般地过去了，工人都有一种拨开乌云见青天之感。那时党风、干部作风、社会风气很好，人们歌颂党、歌颂毛主席是真心实意的。我与大家一样，心里有许多话要说，有感情要倾吐。但是，我只能在读报组、在工会会员大会上讲一些心里的话。有时也画一幅图向《劳动报》投稿，根本没有想到用笔来写稿。因为，写作对于我这样文化水平很低的人来说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最初向上海《劳动报》投稿是一幅画。我怎么会画图的呢？原来在我七、八岁的时候，家里因为贫困，付不起学费让我去上学，母亲就买一叠方纸片让我来认字，这种方纸片一面写着一个字，另一面画着一幅画，可以看图识字。

通过认字，我也爱上了画图。我在十二岁的时候还为一本连环画配过布景。当时，我被厂里涌现的新人新事所感动，很想把心里想说的话告诉更多的人，于是我就把工人们如何劳动的场面画下来，画成速写，寄给了《劳动报》。今天《上海文学》的一位老编辑还记得此事，他名叫唐铁海，原来是解放初期《劳动报》的三编室主任，他第一次看到我的稿件就是画稿。

那么我怎么会爱上写作的呢？那是在一九五〇年，当时《劳动报》有一位记者到我们厂来采访。因为我是厂工会组织委员，就向这位记者详细地讲了车间里发生的新人新事。结果这位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在《劳动报》上登了出来，还写上了我的名字。真没有想到，厂里的工人看到报上登出的稿子几乎轰动。他们说：“胡万春，你简直成了我们工人的‘秀才’了。”但是我心里很惭愧，因为这稿子不是我写的，我只是用嘴巴讲，是记者写的。也是从这开始，我暗暗下了决心，今后我一定要自己拿起笔来写。特别是这篇反映厂里新人新事的报道发表后，对全厂工人的鼓舞很大。我想，一篇稿子登出后有这么大的作用，这太有意义了。于是我就买了稿纸和笔，开始在业余时间给报纸写稿了。

可是在那时，我在轧钢机旁可以摆弄一根重达一百公斤的红钢，却拿不动重不过二两的笔。写一篇几百个字的小稿件，也要花九牛二虎之力。我还记得，有一次我连繁体字的“猪”字也写不出，没

有办法，只有发挥我的画图本领，在稿纸的格子里画上一只小猪来代替。那时的编辑却也耐心，居然将我画着小猪的地方改写上一个“猪”字，再将稿件寄还给我，我这才知道“猪”字是怎么写的。由于我文化水平低，思想水平也低，字也写得七歪八扭的，这样的稿件怎么能够采用呢？我写一篇稿件寄给报社，报社就寄一张退稿的明信片给我，明信片上只是注明“你稿由于下列第×项原因不拟采用”，第×项是什么？不是“主题不明确”，就是“思想性不够”。这样，我寄出了二百多篇稿件，却被退了二百多次稿，一次也没有采用。说实话，我那时写稿也实在积极，每天晚上都要写一篇稿子，每天早晨寄出一篇稿子，可是每天也收到一张退稿的明信片。说真的，每天当我寄出一篇稿件时，总是抱着希望，心里热乎乎的，可是当我收到退稿信时，我的心又是一阵发凉。我有过几百次的热心，也有过几百次的凉心，每天一热一凉，就象钳工老师傅淬火。要说灰心，我真是灰心过上百次了。可是在这两百多次退稿中，我不仅字写得更好一些了，也锻炼了我的思想与意志。这就是百折不挠的磨砺。但是，艰苦的劳动没有白费，有一天早晨，当我打开《劳动报》的时候，居然真的刊登了我自己写的稿件。虽然这篇稿件只刊登一百多个字，可是它究竟是我写的啊！我激动得热泪满眶。也只有到这种时候，我的一切苦楚都变成甜蜜的了。

这以后，我被吸收为《劳动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

的通讯员，经常为他们写通讯、报道。写不出的字，就查字典。我掌握的文字越来越多，词汇也比过去丰富。于是，我的通讯报道不断地在报上出现。我过了初步的文化关。

我上述的经历，今天的青年是不会碰到的了。因为今天大多数青年至少已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，不会再过我那样的文化关了。所以你们比我幸福得多。

但是，我认为我上述的经历还是有意义的，那就是从我的经历中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学习写作需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与坚强的意志。一个怕艰苦、缺乏毅力、没有坚强意志的人，在写作上是不会有所进步的。这种坚强的写作意志需要在实践中磨砺才会有，不磨砺是不会有。好刀需打磨，好钢需要炼，这就是勤学苦练啊！

到一九五一年，我二十二岁，逐渐接近了文艺性的写作。先是写人物通讯，我有几篇三千字左右的通讯在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地位刊登了。人物通讯中已经有真人真事的故事，而且也要求写出人物的精神面貌了。为了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，我不仅积极参加《解放日报》的通讯员学习班，还常常在工厂的图书馆翻阅通俗的文艺作品。有一天，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，我在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书，那就是高尔基的《童年》。我翻了几页，立刻喜欢了这本书，我买下来了。在工作之余，我就阅读这部作品。轧钢车间的劳动，是工作半小时，休息半

小时，叫做小换班。我每次小换班下来，就一只口袋里放一本《童年》，另一只口袋里放一本字典，我一边看书一边遇到生字查字典，居然把这本小说读了下去，读着读着，书里的内容引起了强烈的感动。于是，过去了的苦难的岁月，我那悲惨的童年生活，就象放电影似的，在我脑海中再现了。这部小说，帮助我认识了旧制度的罪恶，认识了我在旧社会的生活。我从此才知道，文学作品有巨大的认识作用，它可以使你认识生活，打开眼界，揭示人们心灵的秘密，为人们塑造美好的心灵世界。也就是从这开始，我产生了一个想法：“高尔基也是一个没有正式上过学的穷孩子，他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写成作品告诉大家，使大家认识旧制度的不合理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？”从此，我爱上了文艺，不断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。任何一个作家，只有认真地读懂别人的优秀作品，他才知道怎么写自己的作品。通过阅读，我才初步懂得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，于是我开始提起笔来写短篇小说了。

我当时虽已具备了初步的写作能力，但要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，还是十分困难的。主题，人物，故事情节，我已通过写通讯懂得一些皮毛。然而文学作品不同于真人真事的通讯，它需要对生活有独到的正确观察与认识，还要有概括生活、提炼题材的能力。因此，我写的小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。心里是想写短篇小说，总是离不开真人真事通讯的痕迹，形象不够丰满，缺乏见解。由于我思想水平

低，生活阅历不深，写出来的作品总是一般化、概念化。我每天夜里写到深更半夜，稿纸撕了一张又一张，真困难啊！怎么办？真是上天无门，入地无路。有一次，我在陕西北路火车站的电线杆上见到一张招贴，写着“专教散文小说的写作，每月付学费五元”，我就找到那位私人教写作的先生去求教，结果付了五元学费，他根本无法提供给我写作小说的“诀窍”。我只去上了几次课，就失望了。我从此懂得文学创作根本没有什么“灵丹妙药”，也根本没有现成的“诀窍”。只有一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，文学是一种艰苦万分的思想劳动。高尔基说：“人的天赋就象火花，它既可能熄灭，也可能燃烧起来，而逼使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：劳动、再劳动。”高尔基的话引起了我不停地思考，给了我信心、勇气，也给我指出了极度困难中的前进方向。于是我一边在生产劳动中随时注意生活、思索生活，一边认真读书、写作。这一年的春节，我们轧钢车间大检修，我与工人们一起通宵达旦战斗在车间，发生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新鲜事情。我从有些工人身上看到了主人翁的劳动态度。我的感情受到了激发，没有考虑小说的特点、形式等问题，一口气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写了下来，题目叫《修好轧钢车》。我把这篇自认为是小说的作品寄给了《文汇报》，结果几乎一字未改地全文刊登出来了。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，使我一下子信心倍增了。而事实上，这篇作品根本不能算是短篇小说，

它基本上是真人真事，只能算是特写。编辑所以刊登它，是因为这篇作品有生活气息，有一点激情，除此之外可以说一无可取。虽然如此，这对我来说总是一个进步。解放初期，我们党十分重视培养工农作家。当时，上海《劳动报》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组。厂党委让我参加了。我真是兴奋极了。从此开始，连我自己也未估计到，我竟然由此而一生搞文学了。

在工人文艺创作组里，辅导员让我们大家选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和毛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还学习了党的文艺政策。我们每个组员写的作品，大家传阅，集体讨论，然后再由作者本人一遍又一遍地修改。这以后，我的作品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出来了。一九五四年发表了短篇小说《上工的路上》、《为理想而工作的人》。一九五五年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了一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《青春》，受到了读者与文艺界的好评。就在这一年，我到北戴河全国重工业工会去学习马列主义（这是工会主席学习班，我当时是上钢二厂工会副主席）。通过这次学习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，由此写出了短篇小说《骨肉》。（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我在《土壤和种子》中有详细介绍）小说在上海的《文艺月报》发表后，引起了全国广大读者与文艺界的好评。一九五六年，我被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吸收为会员，并被选上了理事。同年，我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，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全国

解放以后第一次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，如王愿坚、李希凡、刘绍棠、玛拉沁夫等同志都是这次会议的代表。这次会后，我又列席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，见到了毛主席、周总理。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。

当时，为了进一步培养工农作家，组织上决定让我进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。这次学习对我后来创作影响是很大的，使我广泛地阅读了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学作品，大大提高了文学修养。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，绝大多数都进过文学讲习所，都是我的同学。通过学习不仅眼界宽广，更重要的是理解了作家的劳动本领。

作家的劳动，不仅仅他的创作是劳动，他的学习、深入生活也是劳动，只不过后者是前者的劳动准备。一个作家的劳动，决不仅仅坐在写字台旁写作，其实他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劳动，在思索生活、观察生活、认识生活。为了认识生活，艺术地反映生活，作家必须时刻抓紧自己的学习。写任何一篇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，是不能只靠作家的个人印象和他的个人经历来完成的。尽管有人个人经验比较丰富，但他决不可能看到整幅的时代图画和整个社会。因此，一个作家的广博的知识，除了他直接的生活体验以外，他还得借助于书籍、材料和文件，而且这是文学劳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如果作家轻视这部分劳动，那就必然会影晌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。或者是只看到个别事实，钻在个人

经验里出不来；或者是对生活作一般化的了解，写出浅薄而概念化的作品。毫不奇怪的是，作家的个人经验始终是他创作构思主要的发条，没有这个发条，创作机器就象时钟那样无法走动。正确的作法应当是个人经验加上他人的经验、别人的印象、别人的记忆，用别人的经验（包括书籍上得来的和材料上得来的）来检验自己的个人经验。这是一种精细的劳动，作家艺术虚构正是依靠这种精细而艰苦的劳动来完成的。为了完成这种劳动过程，作家要牺牲许多个人享受——包括最起码的生活享受——睡眠。作家甚至要把用来睡眠、休息的时间都花在思想劳动中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比别人看得深、看得远，独具慧眼。

任何劳动都不会白白浪费的。凡是花出艰苦劳动的，多数情况下都会得到好的成果。一九五七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国际文艺竞赛，布拉格的总部评委会发出通知，要世界各国推选优秀的青年作家作品报送评委会。我的短篇小说《骨肉》被推选为竞赛作品，结果被评委会评为世界优秀短篇小说，得荣誉奖状，并奖给旅欧的奖金。《世界青年》杂志把《骨肉》翻译成俄、英、日、法等国文字发行；国内的许多报刊也重新转载了这篇小说。此时，中国作家协会吸收我为会员，并被选上理事。《骨肉》的成功，并非是靠一时的运气，是长期创作劳动准备的结果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准备更为艰苦，那就是要在创作上“过五关”，一是文化关，二是知

识关，三是思想关，四是创作实践关，五是文学修养关。不提高文化水平，我就无法写作。不增加知识，不提高思想水平，对生活的理解就无法深入。不坚持创作实践，就不可能提高创作水平。不接触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，文学修养不高，眼界狭小，就不可能以较高的艺术手段表现生活。文学才能是什么？劳动，再劳动！

二、要深入生活，更要认识生活

生活是创作的源泉，这在今天来说已是个常识。我们不少工人业余作者都有一种误解，认为自己本来是工人，在工厂里劳动，是不存在深入生活的问题的。其实不然，也有身在庐山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。一个工人，如果整天在机床旁边操作，眼睛整天看到的就是一个工作物在你面前旋转，那么你除了懂得操作、看到工作物之外，还有什么呢？这与一个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的会计人员有什么区别？我看除了行当不同外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如果你不想搞文学创作，完全可以如此。但是，作为一个文学作者，你这样做就脱离了生活，也可以说没有深入生活。过去，由于“左”的文艺思想的影响，不少同志对深入生活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，似乎深入生活就必须是去当工人、当农民，当工人就是站在机床旁操作，当农民就是下田干活。结果“深入生活”多年，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。物极必反，

强调到片面性的程度，“深入生活”恰恰变成“脱离生活”。一个作家的深入生活，不仅仅是在机床旁操作，不仅仅是拿锄头种田，更主要的是要了解人，要从人与人的关系中间，要从阶级与阶级的关系中间去理解社会生活。要关心人的思想，要关心人的活动，要关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。文学是人学，因此文学家首先要关心的是人，而不是物。我们业余作者，要真正深入生活，在生活中掌握创作素材，就不能单纯地关心物，而应该关心人。除了劳动外，还要在休息时间、业余时间广泛地结交朋友，参加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，包括文体活动。

我在一九五二年以前，一度就犯过脱离生活的毛病。我是一个轧钢工人，整天在轧钢机旁操作，对别的事情和周围的人不怎么关心。奇怪的是，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不存在深入生活问题的，似乎深入生活这个创作要求是对蹲机关的文艺工作者讲的，与我们业余作者是无关系的。其实错了，深入生活对我们业余作者也大有关系。正因为我对人的观察不够，我在一九五二年发表的第一篇自认为是小说的作品，连题目也叫《修好轧钢车》，可见我最关心的是轧钢车，而不是人。因此，这篇作品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形象丰满的人物。没有人物的小说是没有生命力的，发表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想起它，很快地被时间淘汰了。直到一九五四年，我才比较注意人，小说的题目就叫《为理想而工作的人》，尽

管这是篇很浮浅的作品，还是受到柯蓝同志的重视，他在五月号的《文艺月报》上发表的《目前工人创作中的问题》一文中就提到“创造出辉煌的工人形象”的重要性，从而肯定了我这篇作品，认为是用人物形象教育人的作品。但是，我虽然有意识地注意写人，仍然是肤浅而简单的。以工业战线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最容易纠缠在生产技术的描写上，这是因为作者在生活中太注意生产技术而忽视观察人的结果。

使我在深入生活方面得到好处的，是我在一九五五年担任了厂工会副主席以后。这个工作职务，使我能广泛地接触人、了解人、观察人。这个职务使我可以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去，诸如我必须处理工人生的生老病死问题，关心职工经济困难，调解夫妻吵架，解决青工婚姻恋爱问题，举办联欢会和舞会，安排体育活动。我甚至还当过足球队的领队。这样广泛地接触生活，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的好处。比方有一次我与一个球员一起在江湾体育场看球，场上有一只罚二十四码的球，如果球员用左脚踢，角度好，这个球很可能罚进。偏偏这个球员只会踢右脚球，结果这个球没有罚进。与我一起看球的这位球员很不满，大声说：“哼！独脚蟹！发芽豆！”引起看台上不少观众的哄笑。如果我不搞文体活动，不与球员一起踢球、看球，这种看台上的气氛和生动的语言就无法感受到。比方我写的《爱情的开始》《心声》这两篇小说，就有很多是描写文